

覆宋本莊
子注疏

古逸叢書之八

千
遵義黎
氏校刊

覆宋本莊

南華真經疏序

由平陽縣志館刊印

唐西華法師成義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

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

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
徃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
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
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
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
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
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
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旣明權實
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
之旣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
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旣善
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
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
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旣而隨物昇降內
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
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

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
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
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
皆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
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
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
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
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
篇輒爲疏解摠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
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
記其遺忘耳

一百五十五

疏序

四

木暮集字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大

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
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
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
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
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
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
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
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
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
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
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況探其
遠情而玩永年羣遂綿邈清遐去離塵
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白雲山房藏書

郭象注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唐西華法師成英疏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

疏

溟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爲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

大八十三
小三十四

疏一

一

太師集序

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故化而爲鳥其

名為鵬

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

疏

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若垂天之雲

疏

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

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旣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翥翱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

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疏

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且形既遷華情亦隨變昔日爲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沈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比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比鳥魚以示爲道之逕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

大六十三

疏一

二

大郭集序

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

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

也

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地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

也

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姓齊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鬪也扶搖旋

疏

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爲證明己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緯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

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措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也

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疏

爾雅

去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資待互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決起之翅槍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還途豈惜意於驕矜

天之蒼蒼其正色

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耶天之爲遠而无極邪鵬之自上以視

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

仰視圓穹

甚爲迢遞碧空高遠筭數無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

大子八小四子年

疏一

三

九

人既不辯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

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

且者假借是聊畧之辭夫者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飄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間將草葉爲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爲舟

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湏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疏

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

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霄漢以小鳥半朝決起槍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

不積則夭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疏

培重也夭折也閑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

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降風脊一凌霄漢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

大九千
小三千

疏

四

其

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

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

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

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疏

蜩蟬也生七八

月紫青色一名蜩螗鸞鳩鵲也即今之斑鳩是也決卒疾之貌槍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

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

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湏時經六月途遙九萬

跋涉辛苦南適胡爲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

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疏

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

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禱糧食爲一宿之借適於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

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

知

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

自然耳不爲也

疏

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此逍遙之大意

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

小五品畜十二

疏一

五

方文

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爲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爲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裸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

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

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逍遙遊一

矣未能

疏

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

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

也疏

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苔朝

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

此荅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糞堆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

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

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齡命短

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疏

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爲春以

葉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

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賒求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

祖乃今以父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

極則豪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

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

彭祖者姓籙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爲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己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

湯之問棘也是已

湯之問棘亦云

其分而性命安矣

疏

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

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兌上身長九尺仕夏爲諸侯有聖德諸侯歸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爲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

六十八

疏一

七

堯文

夏革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旣是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

窮髮之北有

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

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

疏

脩長也地以草爲毛髮北方寒

涸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鯢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溟海鯢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今

有

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

疏 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矣猶如羊角既而

凌摩蒼昊遏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禦寢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

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歧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疏

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鴳雀也

大九十六

疏一

入

星五

八尺曰仞翱翔猶嬉戲也而鴳雀小鳥縱任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嗤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

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

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

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黜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己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未能齊故有笑

疏

子者有德之稱

姓榮氏宋人也猶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遣無故笑宰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

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以且舉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審自得也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警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

不增其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定乎内外之分内我

物榮子知内既非我外亦非物内外雙遣辯物我兩忘故於内外之分定而不忘也

乎榮辱之境榮已而辱人疏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反照

明乎心智玄鑒辨於物境不復斯已矣復過此疏

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大年七
小三
疏一
九
文成

足於身故疏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間於世也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爲道栖身

物外故不汲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汲然者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未能無所不

可疏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弱在偏滯故於夫列疏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然輕貌疏禦寇鄭疏人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上子林著書八卷

得風仙之道乘風遊行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旬有

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旬十日

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廻反歸疏也既得

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彼於致福疏致得也疏彼列禦

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閑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爲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智慮去之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非風

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

疏

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待自宰

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成者方盡道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天地

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

小五音九卷七

疏一

十

丙

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疏**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季順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并天地二氣爲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猶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群靈以變化苟無物而不順

亦何往而不通哉明

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故曰至人无己

物而至矣

神人无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

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無功

聖人无名

聖人之名耳未

足以名其

疏

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

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

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

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

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無待之德彰其體用乃言

故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

疏

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勛母慶

都嚳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兗上而豐下眉有八彩

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

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

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

言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

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缺依山而食就河

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

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

箕公即堯之師也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

疏

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日一雨

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

沍無勞浸灌之澤堯既撝謙克讓退已進人所以致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疏

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

於許由故謂之爲夫子若仲武立爲天子寓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爲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夫能

今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去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弃於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疏

治謂理也

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皆清謐何勞讓

少金十五

疏一

十二

万

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勛大聖仲武大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袞汾陽而喪天下許由不夷其俗而獨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故有燭火之談郭生察無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說可謂採微索隱了文

而我猶代子吾

將爲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爲實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

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

疏

許由偃蹇箕山逍遙潁水臞臞榮利耿穢聲名而堯躬勤致請

猶希代已許由若高九五將爲萬乘之名然實以生
名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實捨主取
實喪內求外旣非隱者所尚故去吾將爲實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

之財也

疏

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
桃蟲好深處而巧爲巢也偃鼠形大小如

牛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
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獸飲滿腹之餘无
勞浩汗况許由安茲蓬華不顧金闥樂彼蔬食詎勞玉食也

歸休乎君子无

所用天下爲

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
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

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堯云君
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禪讓之辭宜其休息四

海之尊於我無用九五之貴予何用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
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

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
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道
遙一也

疏

庖人謂掌庖廚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
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

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
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

怠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樽俎而
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

山林就茲帝位故注去帝堯許由各靜於所遇也已

肩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疏

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接輿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爲務楚王知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

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 大而无

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

極也疏

所聞接輿之言怖弘而無的當一往而陳梗槩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

怖恐猶如上天河漢逶迤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疏

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

小言

疏一

十四

葛文

情故大言不合於里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疏

陸通之說

其若何此則反質有吾所聞意謂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

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紉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疏

貌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襄海之外有神聖之人戢機應物時瀕揖讓即爲堯舜時瀕干戈即爲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廊廟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冰

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爲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此即有吾述已昔聞以答連叔之辭

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

俱食五穀而獨爲神人明神人者非

五穀所爲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疏

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

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爲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

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

智照靈通無心順物

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

狂而不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

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

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玄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

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

凝靜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

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俱妙凝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無災害物無夭

枉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有連叔曰然瞽者无吾未悟至言謂爲狂而不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

疏

瞽者謂眼無眇縫真

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瞽既聾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輿之言謂為狂而不信自此已下是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此謂

連叔荅肩吾之辭也

疏

是者指斥之言也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凝潔為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

之人

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

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

卷三十四下五

疏一

十六

周茂

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

疏

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以事為事然後能乎

之人者歎竟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群品混同萬物制馭百靈世道荒淫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無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為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又云取天下常

之人也物

莫之傷

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瞽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無往

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

疏

替至也夫達於生死則無死無生宜於水會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灾百六

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爲故郭注云死生無變於已何況溺熱之間也哉

是其塵垢

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

事

堯舜者卅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

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糝糠耳

疏

散爲塵膩爲垢穀不熟爲糝穀皮曰糠皆猥物也鎔金曰鑄範

土曰陶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謚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糝糠謚者卅事何殊塵垢既而矯諂佞妄將彼塵垢鍛鑄爲堯用此糝糠埏埴作舜

小卷十三

疏一

十七

丙

豈知妙體胡可言耶是以誰肯以物爲事者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疏此起譬也

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貿遷往來乃以章甫爲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鬟承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成無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堯既體道洞忘故能無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無所用天下爲亦猶越人無所用章甫耳

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

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

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甯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無

疏

治言緝理政言

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甯然者寂寥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遣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

小字四子

疏一

十八

余事

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甯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將四子爲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一於堯耳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真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

之種

姓惠名施宋人也爲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安

邑國號爲魏後爲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爲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瓠之譬以譏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

我樹之成而實五

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

樹者藝植

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甚
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
舉也

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呬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

疏

剖分

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呬然虛大也培打破也用而
盛水虛脆不能自勝分割爲瓢平淺不容多物衆謂
無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

救時要有同此言應湏并削也莊子曰夫子固

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

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

其藥能令手不拘圻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疏

泝浮泝漂也統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涉水
漂絮以作牽離手指生瘡拘圻有同龜背故世

世

疏一

十九

亨

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拘圻常得漂絮水中保
斯事業永無虧替又云泝泝也統綱也謂泝綱於水
中之故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疏

金方一
寸重一

斤爲一金也他國遊客偶爾聞之請
買手瘡一術遂費百金之價者也

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

鬻技百金請與之

疏

鬻賣也估價既高聚族
謀議世世泝泝爲利蓋

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
異口同音僉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

越人裂地而封之

疏

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
戈相接必用艦舡戰士

隆冬手多拘攣而客素稟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吳吳王使爲將帥賴此名藥而兵手不拘攣旌旗才舉越人亂轍獲此大捷獻凱而旋勲庸克著昨之茹土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

之異也

疏

或不定也方藥無工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以封侯宋人用之以泝泝

此則所用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

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

據者繩絡之也搏者漆之如酒罇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

大

疏一

二

劉

謂罽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夫歎也言大瓠浮汎江湖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興行世境可以濟渡群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培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爲用失宜深可歎之

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疏

樗

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假相與嗅之未知的當故言人謂之樗也

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

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疏

擁腫槃癭也卷曲不端直也規

圓而矩方塗道也樗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攀卷繩墨不加方圓無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不顧盼也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

䟽

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誕無用衆所不歸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

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

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䟽

狌野猫也跳梁猶走躡也辟法也謂機闕之類也罔罟宜罟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卑

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跳躡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闕之法身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擊跪曲拳執持聖迹僞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即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獯牛其大若垂天之

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䟽 獯牛猶

太十

疏一

王

九列龜

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藪澤之中逍遙養性跳梁投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

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䟽 无何有猶無有也莫無也謂寬曠無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也

彷徨

乎无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

䟽

彷徨縱任

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其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蔭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徙倚顧步寢卧其下亦猶莊子之言無爲虛淡可以逍遙適性蔭庇蒼生也

不夭斤

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小夫

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則物皆逍遙也

疏 擁腫不材拳曲無取匠人不顧

斤斧無加夭折之灾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無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垂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夭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郭象注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

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

喪其耦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

楚昭王之庶弟

楚莊王

疏一

三

葛文

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美其清高而託為論首隱憑也噓嘆也嗒焉解釋貌偶匹也為身與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數妙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應體身心俱遣物我無忘故若喪其匹偶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

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疏

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

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無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

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嘗有若子綦也

疏

子游昔見坐忘未盡

玄妙今逢隱几實異曩時怪其寂泊無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疏

而猶汝也喪猶

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

不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

未聞天籟夫

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

小字如三

疏

三

其

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疏

人籟籟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舜作也夫籟管參差所受各足况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

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方

疏

方道術也雖聞

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

名為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

則塊然之體大矣

疏

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故遂以大塊為名

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

是唯无作作則

萬竅怒呬

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

疏

是者指此風也作起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而獨不聞之

琴

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大風之所

疏

琴琴長風

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琴琴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觀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

此略舉衆竅之所似

疏

竅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栱是也圈畜獸闌也木既百圍穴亦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闌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枅栱或注曲而擁腫或污下而不平形勢無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

三九上分

疏一

二十四

是方

謔者突者咬者

此略舉異竅之聲殊

疏

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謫者如箭

鏃頭孔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叫呼聲也謔者哭聲也突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夭壽未足以相傾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

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

當其

疏

冷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小暴

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無勝劣以况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

竅爲虛

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

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況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無心於亭毒豈有意於虔劉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

刁乎

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

疏

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

殊而終無是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

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己人籟則比竹是

己敢問天籟

疏

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可知

唯天籟深玄卒難頓悟敢陳庸昧請決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大四十九
小四十九

疏一

二十五

大郭集序

而使其自己也

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

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疏

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竹衆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者誰乎蓋無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竅則萬殊雖復大小

不同而各稱所受咸率自知豈賴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視耳听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己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

天籟也

䟽

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爲聲誰使

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使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此蓋智之不同

䟽

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無是非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

取有捨故閑閑而分別無是無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

小大六十二

䟽一

二十六

太郭集序

詹

此蓋言語之異

䟽

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猛火炎燎原野清蕩無遺

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無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

開

此蓋寤寐之異

䟽

九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無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

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滌也

與接爲構日以心闕縵

者害者密者

此蓋交接之異

䟽

構合也害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

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安心既重渴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闕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

此三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此蓋恐惴之異

䟽

惴惴

怵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恒憂度慮其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恐惴惴而怵惕大恐寬暇而

沮喪也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

機弩牙也括箭栝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栝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止之異

疏

詛

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

其殺若秋

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

夫素秋搖落玄

冬肅殺物景質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耶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者

疏

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爲之事皆道乖真欲使復命還源無由可致

其厭也

大八十九
小三十七

疏一

二十七

本郭集卷

如緘以言老洩也

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洩有如此者

疏

厭沒

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有類緘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洩

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

其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

疏

莫無也陽生也耽滯

之心隣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無由得之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始

佚啓態

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

九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怒然哀樂則

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懽悅樂則形於舞忤怒則當時嗔恨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抑度未來嘆則咨嗟

已往變則改易舊事熱則屈服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慾態則矯淫妖冶衆生

心識變轉無窮略而言之有此

樂出虛蒸成菌

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疏）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溫暑其然彌同也（疏）氣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從無生有例如（疏）日夜相代乎前而菌樂浮幻若是喜怒何施

莫知其所萌

日夜相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

哉自然

（疏）

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逆代互為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

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言其自生

（疏）

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虞度不如止息又重推旦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真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大之十九
小四十四之五

疏一

三八

其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彼自然也

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

（疏）

彼自然也取稟受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也若非自然誰能

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

所為使

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疏）

言我稟受自然

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相為使無勞措意直置任之若

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萬物萬情取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

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

（疏）

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

真性竟無宰主朕迹攸肇從何而有可行已信

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疏）

信已

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而不見其形所以

性而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得其形疏物皆信已而行不見有情而无形情當

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疏有可行之貌者也百骸九竅六藏無信已之形質

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

及下二濁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藏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體骨在外藏腑

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故言存吾誰與為親存直自汝

皆悅之乎其有私焉皆悅之則是有私也

故不悅而自存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不為而自生也

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不為而自生也親疎私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

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任如是皆有為

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在物亦爾

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

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疏臣妾者士女之

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疏賤職也且人之

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臣

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

為乎非關係意親疎故為君臣也郭注玄時之所

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其

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

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疏夫臣妾御用各有

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疏職司知手執脚行

當分自足豈為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盖天機自

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其

大五十八

疏一

二九

李氏

遞相爲君臣乎

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

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疏

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

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其

有真君存焉

任之而非偽也

疏

直置忘懷無勞措意此即真君

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無

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無有真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真

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雖復卑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

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

疏

夫心境相

四

字

疏

一

疏

三

字

疏

一

疏

一

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爲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爲損斯言九情迷執有得喪以攪心道智觀

之無損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性言

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

夫稟受形性各有涯

量不可改愚以爲智安得易醜以爲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與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

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人之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爲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

刃逆也靡順也羣品

云云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如馳驟唯知貪境曾無止息格量物理深可

悲傷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

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

疏

夫物浮競

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沒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荦然疲

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

至于疲困荦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疏

荦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形魂既

弊荦然困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歎

人謂之不

死奚益

言其實與死同

疏

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

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

哀乎

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

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

然猶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

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

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疏

芒闇昧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皆惑豈有一

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

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

夫域情滯

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爲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無師乎

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疏

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己之短唯欲斥他爲短自取爲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

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

人兩順之

疏

吳越路遙必須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

小四注

疏一

三

星

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

是以無有

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柰何哉

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

解故付之自若

疏

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云受禪成功

曰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爲有此用無有爲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生深懷慈救獨柰之何故付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

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

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

未定也未定也者

疏

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

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

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

言邪

以為無言邪則據已已有言

疏

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

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為無

言也**其以為異於顰音亦有辯乎其無辯**

乎

夫言與顰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

所

疏 辯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顰音也言亦帶殼曰顰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

於顰音者恐未足以為別者也

道惡乎隱而

論語

疏一

三三

星友

有真偽

疏 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非偽於何逃匿而真偽生焉

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疏

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皆存

疏

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無不徧于何不在乎所以在偽在真而非真非偽也

言惡

乎存而不可

疏

玄道真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

非而非非

道隱於小成

疏

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

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云大道

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

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

疏

榮華者謂浮辯之辭華美之言也只為滯於

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

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

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

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燕愛摩頂至踵以救

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

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

以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

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

始出其方也

疏

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

快釋

疏一

三十四

劉炳

各用己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

若以明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

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

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疏

世皆以他為非用己為是今欲翻非作是

翻是作非者無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無非所是者非是則無是則無非

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

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

疏

注曰物皆

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也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

玄同此注理
盡無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疏

自爲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爲是便則知之物
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無是無非

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夫物之偏也
皆不見彼之

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
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
是相因而疏

疏

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
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

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
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是方

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

大三十四

疏一

三垂

劉聰

因是

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
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

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
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疏

疏

方方將也言彼此
是非無異生死之

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迁而生者以生爲生
而死者將生爲死亦如是者以是爲是而非者以是
爲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無是矣因是
而非則無非矣是以無是無非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何
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

是也

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
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

天然而無

疏

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
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

而得無非無是終
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

也
彼亦自以爲是
疏
我自以爲是亦爲彼之所非我
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

彼各有一是一
疏
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

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
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
疏
夫彼此是

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爲是此則
不無爲彼所彼此則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

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

四
百
四
十
五

疏一

三六

劉穆

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
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
偶對也樞要也

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
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

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
空前淺後深所以爲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无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

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
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
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爲學之要故謂之

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
以明無是無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是亦

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
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

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
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
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一亦一无窮莫不相非

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故曰莫

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

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

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指手指也馬戲

人是非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己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為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復為非指矣

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

故舉二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夫自是而

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猶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

六十二

疏一

三七

丙

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

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蔽亂明此區

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

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

疏

天地雖大一指可以

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者

可乎可

可於己者

不可乎不可

不可於己者即

謂之不可

疏

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

故知可不可皆妄也道行之而成無不成也疏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

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無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物謂之而然

無不然也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

遂執爲然於何不然爲不然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然各

其所以然各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爲有然必可其所可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

耶無物不然无物不可疏群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

然可其所可故爲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恠

小四十三
疏一
三十八
方文

悖怪道通爲一夫建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

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悖怪各然其所以然各可其疏

爲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建屋梁也楹舍柱也厲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恢者寬大之名恠者奇

變之稱悖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悖奇異世情用之爲顛倒故有是

非可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其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爲一也

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爲疏夫物或於此爲散

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

彼或謂之毀疏或於此爲成於彼爲毀物之涉用有凡此不同則散毛成氈伐木爲舍等也

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

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

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

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

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爲一爲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

志用寄用群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

者得也

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

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寄用群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真真體

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適得而幾矣

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疏

幾盡

六七十五

疏一

三十九

方文

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爲絕學絕待適尔而得蓋無所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達者因而不作

疏

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循彼我而

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夫達者之

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疏

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

夫至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

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

知其同也

疏

夫玄道妙一常湛凝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

解迨言辯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以異矣不足類謂也不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之朝三疏

此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

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亦因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

亦同衆狙之感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

此解譬也狙獠猴也賦付與也芋橡子也似栗而小也列

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旣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爲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爲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爲其一因以爲一者亦何異衆

大百

疏

四十一

何開

狙之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均

疏

夫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虛懷不執故

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是之謂兩

行之是非

疏

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古之人其

知有所至矣

疏

至造極之名也淳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

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疏

假設疑問於何而造

耶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

以加矣

此志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

不應

疏

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也

不復可加荅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

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

異而未

曾封執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

非也

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

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

是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是無

非乃全也

疏

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非達人

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道虧則情有偏而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疏

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果染之情於是乎成著矣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

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

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

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非實錄

有成與虧故昭

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

琴也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

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

昭

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

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
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真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

師曠之技策也
惠子之據梧也
三子之

知幾乎
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技策假寐或據梧

而
疏
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今謂不

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况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

說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

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已又疲怠遂使柱策假寐或復凭几而瞑三子之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
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疏
惠施之徒

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

以異於彼
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
疏
己之所好

耽而翫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明示

欲使同乎
疏
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己者
彼非

我之所好
疏
欲將己之道術明示眾人也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是猶對牛鼓簧耳彼

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疏
彼眾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白馬論也姓公孫

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

好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眾人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間

大
小
四
五
疏
四
五
列

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身无成

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疏

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

終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宅人如何放哉若是而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

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

雖我之不成疏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亦可謂成也

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无成

也

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

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疏

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

聖三

劉炳

若三子之與衆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是故滑稽

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

庸此之謂以明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稽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悅悖怪則通而

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

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疏夫聖人者

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迹同九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限於

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於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

以今

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

疏

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非則用爲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爲類此則遣於無

雖然請

是無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嘗言之

至理無言言則與

疏

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無

以詮理故試寄言仿象其義

有始也者

有始則

疏

此假設疑問以

明至道無始無終

疏一

四十の

此遣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謂無終始而一

死生

疏 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

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

有有也者

有有則美惡是非具

也

疏 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无也者

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

疏

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有亦乃無即

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有未始有无也者

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

者疏

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窺入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

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

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

也

此都忘其知也尔乃俄然始了無耳了

疏

前從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體即用俄尔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

謂矣

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

八十二

疏一

四十五

余草

謂乎其果无謂乎

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

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覺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爲一

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爲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

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斤鷄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疏

秋時獸生豪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祿而亡謂之殤子太夭也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大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是故以性足爲大天下

莫大於豪末無餘爲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尔夭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夭無壽耳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亭

萬物

萬形同於自得其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

言亭

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

疏

夫玄道

夫玄道

夫玄道

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斯起故一與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

能得而况其凡乎

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

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

疏

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而一非

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

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筭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况凡夫之類乎

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

三況尋其末
疏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數其可窮乎
疏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

至乎三況從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万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无

適焉因是已
疏各止於其所
疏夫諸法空幻何能乃最是也
疏獨名言是知無

即非無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

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疏夫道無不在也
疏夫道無不在也

無蕩然無際
言未始有常
疏彼此言之故
疏道有何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疏是非無定
疏道

虛通既無限域故言
為是而有畛也
疏道無封故教隨物亦無常定也
為是而有畛也
疏萬物得恣

其分
疏畛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為義故畛分不同
請言其畛

四三十五

疏一

四七

呈方

疏畛假設問旨
有左有右
疏左陽也右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疏陰也理雖

凝寂教必隨機畛域不同昇沉
有倫有義
疏物有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
有倫有義
疏物有

事事
疏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有理有宜
疏存焉萬事參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

辯
疏群分而
疏辯別也飛走雖眾各有群類別也
疏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
有競有

爭
疏並逐曰競
疏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既對辯曰爭
疏而並逐勝負對辯是非也
此之

謂八德
疏略而判之
疏德者功用之名也群生功有此八德
疏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

此八種斯則釋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疏夫

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

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

疏

六合者謂天地四方

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辯所以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存而不論也

疏

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云云而安之

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

所是以非衆人也

疏

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項憲

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迹故

小言計卿

疏一

四十八

藍文

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夫物

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疏

夫理無分別物有是非故於

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

假問質疑發生意旨

聖人懷之

以不辯爲懷耳聖人

無懷

疏

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疏

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忘故辯所

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

稱

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疏

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

也

大辯不言

已自別也

疏

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辯彰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無愛而自存也

疏

亭毒群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

大

廉不嗛

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

疏

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

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怯

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疏

怯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塵俗惠救蒼生虛已逗機終無忤逆

道昭

而不道

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疏

明已功名炫耀於物此乃淫僞不是真道言

辯而不及

不能及其自分

疏

不能玄默唯滯名言華詞浮辯不達深理

仁常

而不成

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疏

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懷恩惠每挾親

情欲効成功無時可見

廉清而不信

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

疏

皎然異俗卓尔不群意在聲名非實廉也

勇怯而不成

怯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

敢舉足之地也

疏

捨慈而勇怯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也

五者園而

幾向方矣

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

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弥得而性弥失故齊物而偏尚

之累

疏

園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去矣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已之能顯

耀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園圓愛飛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園圓愛

詎有幾方之效故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

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疏。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

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而不知其

所由來。至理之來。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

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

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

七十
十九

疏一

平

花青

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此之謂

葆光。任其自明，故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

初此結以前。故堯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

宗臚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安於

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疏。釋然

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怡悅

貌也。宗臚胥，敖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

舜者，顓頊六世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生於姚墟，因即姓姚。姚住於媯水，亦曰媯氏。目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摠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

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二聖

舜

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夫物之所安無陋也

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疏

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

艾賤草斤鷄足以逍遙况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釋然有何意謂也

昔者十日

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

德之進乎日者乎

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

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迹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

疏

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

九十一

疏

五

壯奇

草木封條長蛇皆爲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已於安任之道

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

同是乎

疏

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言物情顛

倒執見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所同未必是所

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疏

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

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

知邪

疏

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此從龐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資以

顯深

曰吾惡乎知之

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

自當

疏

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然則物

无知邪

疏

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

之

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疏

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與我內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

也雖然嘗試言之

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

然乎猶雖

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

知矣夫蛭蟻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蛭蟻者乃以蘇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疏

夫物或此

大九十二

疏一

至

李

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魚鳥水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所謂不知者直是不知

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疏

所謂不知者彼此不相通耳非謂不知也

且吾嘗試

問乎汝

已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疏

理既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汝

溼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

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此略

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疏

惴慄恂懼是恐迫之別名然乎哉謂不如此也言人濕地卧寢則病

腰跨偏枯而死淫鰭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後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

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所乎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蚳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

正味

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疏

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徒皆以

所食爲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草鴟鴞鴟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略舉四者定與誰爲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援獬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齧

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

大方廣

卷之四

疏一

五三

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

援獬狙以爲雌雄麋鹿更相接泥鰌與魚游戲毛嫱越王嬖妾

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所謂之美也然魚見佈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卒疾貌也自

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

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

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爲

利於彼爲害或於彼爲是則於我爲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非之路仁義之緒樊然糾紛若殽饌之雜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

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

解也

疏

蓋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疑請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闇若夜

游重爲此難冀圖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無心而不順**疏**

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虛已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

耶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

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蠱介於胷中也

疏

沍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而破山

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爲災風雷詎能驚駭

若然者乘

小三百七三大九十五

疏

手四

方文

雲氣

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疏

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庇群品順物而行

騎日

月

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疏

昏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歟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群物運

載含靈故有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夫唯無其知而任天

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疏

動寂相即真應一時端坐寰宇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死

生无變於已

與變爲體故死生若一

而况利害之端

乎

况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疏

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既死生爲晝夜乘變化以遨遊

况利害於死生曾何足以介意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

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務自來而理自應耳

非從而

疏

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爲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物雖

涉事有而不以爲務混迹塵俗泊爾無心豈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鵲既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疏

違避也體窮通之有

時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

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疏

妙悟從遠也故

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獨至者也

疏

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無

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虛通至道者也

无謂有謂有謂无謂有

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疏

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

夷寂絕從本降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教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

小三百九十六

方文

至

方文

塵垢之外

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疏

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囂俗之中而心自

遊於塵垢之外者矣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疏

孟浪猶率略也

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瞿鵲將爲妙道之行長梧用作率略之談未知其理如

何以何

爲是 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瑩也

而亡也何足以知之

疏

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

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

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

且汝亦大早計見外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鴟灸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

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郊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

疏 鴉即鴈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

疏

鷄即鵬鳥賈誼之所賦者也
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

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然卯有生雞之用而
卯時未能司晨彈有得鶡之功而彈時未堪爲炙亦
猶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鵲
纔聞言說將爲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爲汝

妄言之

言之則孟浪也
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奚

若正聽妄

小五、十八
大四十三

疏

五十六

刘生

言復爲太早計也
故亦妄聽之何

疏

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
言則孟浪我試爲汝妄說汝

亦妄聽何如亦言
奚者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爲
晝夜旁日

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也爲
疏

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

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囊括萬有冥一死生故輒
注玄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
挾宇宙之喻也 **爲其脗合置其滑濇以隸相尊** 有以

爲其脰合置其滑濬以隸相齒

守有以

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濬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朒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尔也

惘然無波際之謂也

疏

脂無分別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濇闇也隸皂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

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爲昭然合同之道者衆
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

人役役

馳驚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菴

菴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疏

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菴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菴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

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菴然直往而與變化爲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掇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疏

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

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

然

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蘊

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

小四十五

疏

五七

呈文

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疏

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爲日

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汗隆動而常寂參糅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予惡乎知悅生

之非惑邪

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疏

夫鑑鍾萬

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少而失其故居名爲弱喪夫弱喪者

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疏

者弱

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失從無出有謂之爲生自有還無謂

之爲死遂其戀生惡死
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

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

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入之女也匡正也

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床而燕處進牢饌以盈厨

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爲王耳

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
斲求

大九十六
三十七
疏斲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之不却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
夢飲五八 劉德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寤

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

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何係哉
之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

覺凶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寤寐之間未足可係也

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疏方將爲夢之時

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爲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

夢之中又

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覺而後

知其夢也

當所遇無不足也何

疏

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真

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

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

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疏

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騖有道聖人朗然獨覺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

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固

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

夫物情愚惑聞若夜

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竊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為君上情之惡者同牧固以此為情懷可謂固陋牛

大牛

四升八

疏一

五五

劉德

曰牧馬

上與汝皆夢也

未能忘言而神疏

亡是長語名也夫照達真原猶稱為夢况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

也

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疏

夫迷情無覺論夢還

在夢中聲說非真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

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為平詭

夫非常之談故

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平

疏

夫舉世皆夢此乃玄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談非常之言不顧於

俗吊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

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

生者至希也

疏

且卅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

甚為希遇論其餘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為一卅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

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

疏

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

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不能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

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若而皆汝也

疏

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邪

疏

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

或非則非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

俱是則俱非俱

非則無是故是非彼我出自妄情也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

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

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疏

彼我二人

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

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惣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黜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黜闇不明

之謂也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

疏

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同故

是之未足信也

疏

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

疏

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不足據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非

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自正也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然則我

三十一

疏一

本二

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

我與汝及人固受黜

聞之人惣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

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爲問答和

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非

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

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无辯

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

疏

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

若定是是非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

爲分別故無辯也矣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

待

是非之辯爲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疏

夫是非彼我相待而

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和既不真待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之和

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疏

曼衍猶變化也

大六十七

疏一

本二

刘炳

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無竟

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弥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

疏

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稟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

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比則遣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爲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遣於無極者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

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

與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

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言天機自

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

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

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

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窮卒乎無待

也吾待蛇蚺蜩翼邪

若待蛇蚺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

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疏

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蚺是蜷下齟齬蜩翼

四五六

疏一

六三

生

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蚺而行蜩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蚺頗引為譬即今解蚺者蛇蛻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蛻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而蛇蜩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篇云吾待蛇蚺蜩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蚺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

不然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

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

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今罔兩之因景猶去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
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
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
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尔吾安識其所以
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
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尔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
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習中何夷
之得

疏

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
有哉

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

喻適志與

自快得意
悅豫而行

疏

栩栩然暢貌也喻曉也
夫生滅交謝寒暑遞遷

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汎
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

五十三

疏一

全四

杜奇

以夢爲胡蝶栩栩而適其心

不知周也

方其夢爲
胡蝶而不

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
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
死者

疏

方爲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
誤也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
耳未必非夢也

疏

遽遽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
是莊周故注去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

與

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
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

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

疏

昔夢爲蝶甚有暢
情今作莊周亦言

適志是以覺夢既無的
當莊蝶豈辯真虛者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

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

疏

既覺

有蝶有莊乃曰浮
虛亦不無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停而
今不遂存故昨

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
聞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

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
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疏

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
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爲當生

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
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一